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義和團

3

中國史學會主編
神州國光社出版

義和團資料叢刊第三冊目次

瓦德西拳亂筆記……………瓦德西 一

附議和大臣與瓦德西問答記 中外日報

八國聯軍志……………佐原篤介 一六七

庚子中外戰紀……………佛甫愛加來 施米儂 二七三

晉東防軍紀略……………王燿煥 三二五

有關「東南互保」資料……………金家瑞 林樹惠 三三三

一 官方文電

二 英國藍皮書——議會文件 五二七

三 美國議會文件 五二六

四 報紙的社論和報導 五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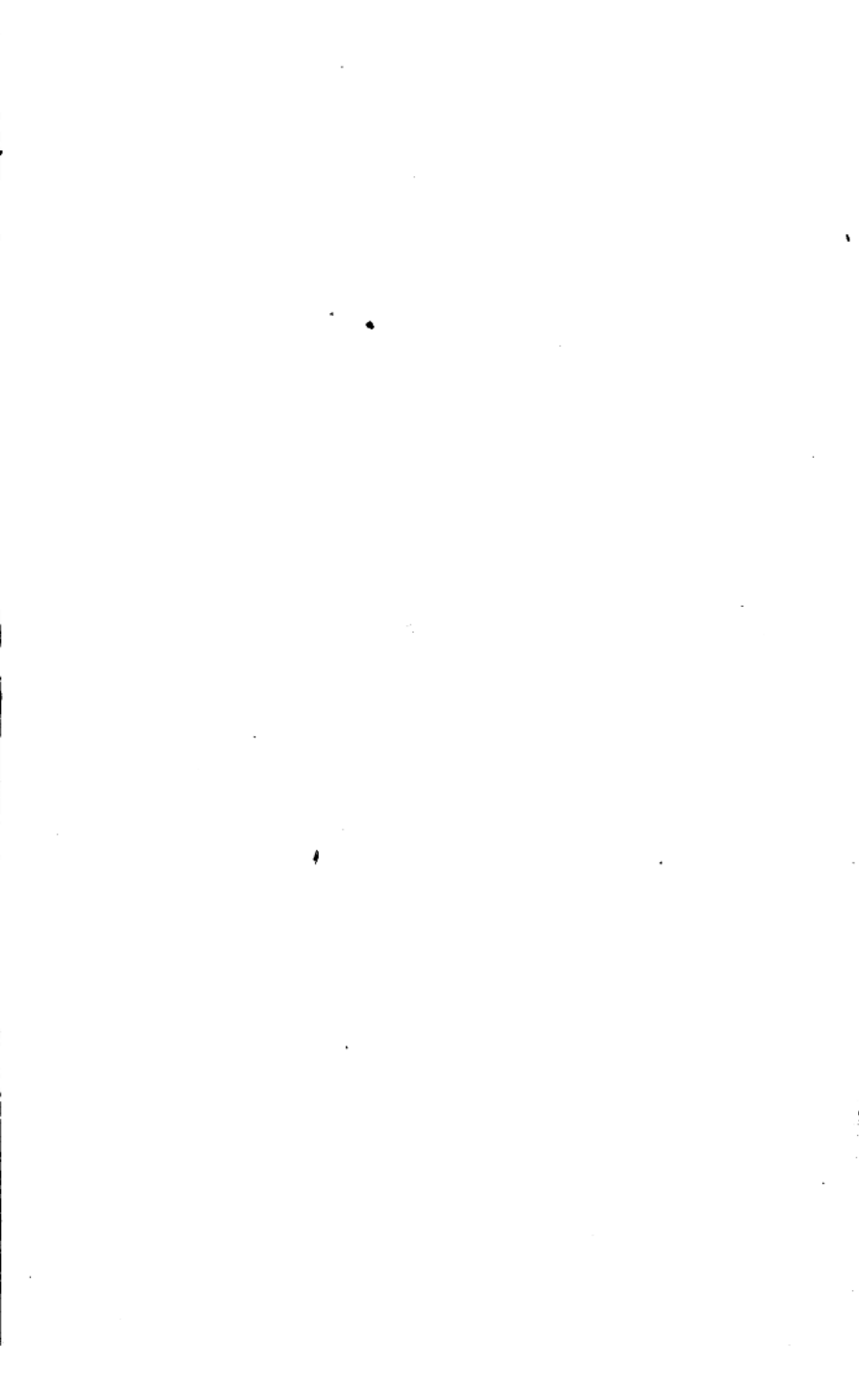
五 附錄——盛宣懷行述 五三八

庚子西狩叢談……………吳永 三六三

庚子西行記事……………唐晏 四六七

回鑾日記及雜記……………長谷川雄太郎 四八九

瓦德西拳亂筆記



瓦德西拳亂筆記（根據中華書局王光祈譯本節錄）

瓦德西(Waldersee)撰

一九〇〇年

八月初間，與吾馬利亞滯居於 *Neverstorf*。七日方欲由彼處前往 *Berches garden*，忽奉皇上電旨，任余爲東亞高級軍事司令 *Oberbefehlshaber*，並諭立刻前赴 *Wilhelms höhe* 謁見。聞命之下，一時驚喜惶恐交集。吾妻之賢慧美德，是日又復充分表露。當其御召初來，恰有如霹靂一聲，使伊爲之震顫。但一轉瞬間，伊又神色安定，深信上帝必能始終保佑。倘使吾妻相愛之情，猶有再行增進之可能者，則此短聚之十四日間，實其時矣。伊盡力設法使余勿過感別離之苦；此種態度直至 *Neapel* 碼頭分手之時，伊猶能強自保持也。八日余到 *Wilhelms höhe*，皇上待余極爲優渥，並偕余散步半鐘，討論當時局勢。皇上告余，彼自始即欲促成在華列強共同動作。幸而列強方面，亦漸漸有此省悟，非共設一位聯軍總司令，其勢難期最大勝利。未幾，首得俄皇方面同意，贊成余爲聯軍總司令。皇上對於此次對俄交涉勝利，似極爲得意。並信其他列強，亦將次第贊成。但余不知奧大利意大利日本三國之同意，究竟何時可得；是否現刻已經徵得，或須待至十七日余再到 *Wilhelms höhe* 謁見之時。此外法美兩國方面，至今尙無回電。英國方面則正在接洽之中。以日本或美國擔任總司令一職之事，自始即認爲萬不可能。奧意兩國則以其所負軍事責任之少，在華利益之微，不復提出此項要求。只有俄英兩國，自信具有擔任斯職之資格；但彼此均不願相讓；而且當時亦無人希望英國擔任總司

令一職，因英國在 Buren 戰爭一役。英軍名譽損失不小故也。若法國方面擔任斯職，雖不免英國出來反對，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不過據余所知，法國方面實未嘗提出此項要求，如其有之。余信皇上或將承認。至於現在總司令問題之解決，實歸功於俄皇之迅速決斷。（俄國大臣）庫洛巴特金本人，雖欲謀得斯職，但英國方面決不承認。現在此間以爲北京各公使館，已與外界完全隔絕。大家多疑大禍業已實現，所有全體外人已爲中國「仇教主義」之犧牲。皇上對於此事，曾特別注意討論，並立誓報復斯仇。皇上每聽旁人竊議，「中國政府對於此種過激行爲，或終有所畏而不敢出；北京各使館人員，或尙生存，亦未可知，云云。」輒怒形於色，不以爲然。皇上以爲法美兩國必能贊成德國方面擔任總司令一職。皇上又令德國海軍，亦復歸余指揮。此事於余極爲有益。但海軍大臣心中，似不以此舉爲然。彼以爲將來內部必發生許多爭執，蓋德國陸軍與海軍，同歸一個司令調遣者，此次似屬於創舉，故也。所幸者當時除 V. Hahnke 將軍外，Schlieffen 伯爵，Sendun 及 Diederichs 兩位海軍提督，亦適在 Wilhelms höhe 對於司令部組織事宜，得以彼此直接討論。

余之出發，以愈速愈妙，故決定乘二十二日由 Neapel 開駛之 Sachsen 號海輪前往。皇上發諭廷臣，代爲預備一切。我們於九日到柏林準備行裝，並到各部（陸軍部，海軍部，尤其重要者爲外交部。）接洽一切。十一日復往 Hannover 料理房屋，並準備將來如或不能再歸之手續。十五日再到柏林，召集總司令人員會議。十七日正午，復赴 Wilhelms höhe 辭闕。十八日晚間，復回柏林。二十日早晨到 Anhalter 車站。

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辦事情形。當時國務總理適在俄國滯留；對於中國問題，無法向其諮詢；而且彼對於此事，似亦毫無興趣討論。至於外交大臣 Bulow，則其時正任 Norderney，皇上曾因 Metternich 之

傳介，與彼常有電報往來；但亦未被徵詢。所有海陸遠征各隊之出發，皆僅由皇上一人決斷派遣。副大臣 Reichthofen 則其時正在假期之內，不問一切。此種現象竟發生於政治問題如此緊急之時，可怪孰甚。當時代攝外交部務者，爲 Stuttgart 地方代表 Darenthall 君，待余極爲恭謹；但彼到職未久，亦不能多所助余；彼僅能用其職務名義，以與各國公使接洽而已。至於此次最有關係之人，實爲余之昔日友人 Holstein 彼自 Herckenel 事件之後，已成爲余之死敵。彼近得素負幹才之樞密顧問 Klemeth 爲其助手，余現在毅然決定身入獅穴，與彼相晤。余二人對談之下，彼此故意裝作彷彿前此未曾發生嫌怨一樣。彼並出各種文件相示；凡對於余有關係者，均令余閱視。彼此晤談許久，余因而明瞭吾國對華政策，除了懲罰華人之外，未有特別目的。皇上誠然常有「瓜分中國」之籠統思想；但其本意，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至於由此態度所發生之結果如何，則未嘗有一明確概念。Holstein 深以吾國此種政策未免過分爲憂。彼預料必與列強發生許多糾葛。余亦以彼之意見爲然。彼更謂吾國之派遣鐵甲艦隊，難免刺激英人之心，實屬大可不必。

在陸軍部與參謀部之間，以及陸軍部與海軍部之間，又復發生權限問題之爭執；勢將對於全體發生不良影響。因此余第二次到 Wilhelms höhe 之時，特奏請皇上，嚴旨干涉，皇上即當面許可。在柏林之時，Bismarck 君曾來謁余，並爲余言，船到大沽口起岸之時，若未先行預備駁船，勢將發生極大困難。彼之言竟不幸而中。余遂遣彼前往海軍部中交涉；但該部以爲此種預備，係屬於陸軍部中之事。陸軍大臣曾希望以青島爲大本營，蓋彼實不知青島殊非適宜之地故也。——至少在最近數年之間，尙不適宜。——此事幸余及時察覺，加以干涉。但是余對於陸軍部此次之熱心贊助，却不能不加以承認。所有關於遠征隊之編製出發等手續，皆

可令人佩服。雖然其中曾有幾點錯誤，但就大體論來，總算成績不小。當時陸軍大臣正在給假期內，迫到一切主要工作既竣之後，彼始歸來。彼之僚屬以爲彼不在部，於事之進行反爲有益，余亦甚以彼等之言爲然。Bismarck將軍對於此次一切預備，實爲主要人員。因爲完全缺乏海外遠征經驗，以及不知戰地情勢等等之故，所以我們對於該部一切預備不到之處，宜加以相當原諒。此次最令人佩服者，實爲該部毫不吝嗇其準備規模之大，頗爲余前此意料所不及。因爲對於縱隊之準備，過於鋪張，以致需馬甚多，特在澳洲北美兩處採購。——余對於礮隊之充分準備，則毫無間言。——倘若當初不購馬匹，改置日本上海廣東等處易於購買之普通運輸器具，則我們可以儉省數百萬金錢，而且步隊亦可較早出發。其他聯軍各國遠較我們辦理得法。尤其惹人注目者，實爲我們之衛生隊，其設備過於鋪張，常爲其他各國所驚訝。在各醫生之中，有幾位極爲高明。至於紅十字會派來之醫院，人數既衆，設備更富，其實未免多事。余之司令部大有人滿之患。余雖曾經宣言，不需軍事稽查以及軍事審判人員，——在遠征隊中已有此項人員。——但仍然照例派遣前來。反之，余甚需用軍事郵便，却又不要爲設備。至於司令部參謀長一職，都中擬以業經出發之旅長Schwarzhof少將充任，余亦甚贊成之。其他參謀人員，余請陸軍少將N. Geyl以及巴燕薩格森費登柏格三聯邦之軍官各一人，出來擔任；又Marschall, Knigge, Königsmark, Wachs, Eulenburg, 諸人，亦均派在參謀處任事，皆已得當局批准。其餘人員則請Hahnke, Schlieffen兩人自由選派。此次最有益的，爲皇上差遣艦長Usedom以及余甚喜悅之傳令官V. Boehn氏前來佐余。

十八日司令部全體人員奉詔齊赴Kassel。皇上命余一一帶入宮中謁見。見後，皇上乃正式賜余帥笏，並

對余發出一種稍嫌過於活潑之演說。不幸此項演說爲某家報館所得，大施其惡意利用之技倆。在晚間之前，已有消息傳到 *Wilhelms höhe*，據云：北京已由聯軍佔領，該處皇室業已逃走。此項消息初來，當然頓使皇上大爲失望；因彼腦中曾深信北京各國公使以及使館全體人員，早已被殺，而且預計余到中國以後，全體聯軍前此因疑落雨時節礙難前進者，至是將在余指揮之下，直向北京開行，余將因此獲得佔領北京之榮譽。此種夢境，現在已成陳迹。北京各國公使仍然生存，所慮落雨時節，今年亦未如期而至；聯軍之前進，已因日本努力而實現；北京之佔領，並未費去巨大的犧牲。但稍爲凝思一下，覺得我們在中國方面應做之事，尚有很多。余並力勸柏林當局，將德國遠征隊之組織，特別擴充，亦蒙完全照准。德國軍隊爲余唯一信賴之軍隊，且爲余之基本實力所在，余固早已瞭然。又余以總司令資格，與聯軍各國周旋，其間必發生許多困難問題，亦爲余早已料知。至於北京皇室之逃亡消息，余聞之甚覺可喜。倘使中國皇室在北京方面爲聯軍所虜，則其勢毋須勞力，便可議成和約。如是則余到中國之時，必嫌太晚；我們在和議席上，或將喪失重要位置。

皇上對於此次遠征之役，懷有一種發展我們東亞商業之最大希望。皇上並令余謹記在心，要求中國賠款，務到最高限度，且必澈底貫徹主張。因爲皇上急需此款，以製造戰艦，故也。其後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東方面，擴充我們佔有權利。爲達此項目的起見，甚望能夠置手煙台之上。皇上似乎曾諭海軍提督 *Bend mann*（按係當時德國東亞艦隊之統帥。）乘機攻取；其後此事未經實現，皇上頗感不樂。現在皇上當然預計余到中國之後，施行此種攻擊計畫，而況余手中更有鐵甲艦隊供指揮乎。

余此行確未奉到一種指示機宜訓令。除了幾個問題曾向皇上叩詢外，余亦未作頒賜訓令之請求。余以

爲自己尋路做去，當極有趣。並願此後亦不以問題去煩擾他人。

皇上對於余之個人，在實際上却極關心。彼遣御前侍衛兩人，以隨余行。並親諭該侍衛等，對於余之生命安全，須負完全責任，不准一刻離開余側。皇上曾向侍衛 Nasser 特別囑咐，假如戰爭之時，余馳往前綫太近，彼須將余立刻止住，緊拉馬韁，不使前進。同樣，傳令官 Boehn 亦奉皇上之諭旨，對於余之勇莽冒險，須力加勸戒。皇上曾下諭 Lloyd 輪船公司，將所有頭等官艙——其時大部分已由他人租定——一齊撥與司令部應用。又諭交通部長預備一駕上等花車，直達 Neapel 埠，此外內廷方面，復送來香賓酒二百瓶，以及余平居最喜之 Punschextrakt 酒五十瓶，以爲途中之用，此項美酒居然——何等奇怪——竟自一齊到了北京。

現在社會方面，對於中國亂事，漸漸注意討論起來；尤其是在遠征隊之成立與出發以後。愛國情感，因受設置德國統帥之刺激，日益趨於熱烈。在漢堡車站方面——其時該處得知余駕將到之消息，不過僅僅數點鐘——早已人山人海，向余慶賀。此種歡迎盛會，其後愈來愈多，一直經過 Hannover, Wilhelms höhe 柏林諸地，以至於啓程之日。皇上自己即嘗身先作則，爲余大開慶賀之宴。余此次由柏林到 Neapel，所有德國境內沿途盛況，頗令人憶及一八七〇年。（譯者按，此係指普法戰爭之時而言。）凡余所到，或僅僅經過之車站，無不聚滿羣衆。其中如來比錫，（此處更蒙 Treitsche 將軍以王命來賀。）Reichenbach, Plauen, Regensburg，諸處，來會者往往在數千以上；尤以 München 一處，達於最高沸點。該處侍從武官 Lerchenfeld 伯爵，以王長子之命來賀；此外所有王公大臣，無不一一在場。此次確是一種巨大愛國波濤，經過德國全境，使余受着一種深刻印象。只是可惜一大部分自由黨報紙，以及全體社會民主黨報紙，用其可鄙行動，竟

將此次盛舉，弄成酒中灌水，美中不足。吾人在該報紙等之上，只看見責備侮蔑嘲笑之詞，其主要攻擊目標，當然是皇上。德國在華三萬軍隊現狀如何？是否已陷入險境？實無人可以預言。在大沽及天津之戰，可謂美滿已極；當時反對黨之報紙，豈非亦嘗對於出征同胞，表示熱烈同情，而收掩其批評詆毀言論乎？

至於余之個人，對於此種喧嘩慶賀之舉，極感不樂；現在衆望所歸，可謂達於極點，只使余有損無益，此種感想余在行將啓程之前，屢向各相識者言之。此外余對於各種口頭筆下或電中報上，譽余爲最能勝此重任之適當人物云云，余但覺其爲諂媚之語而已。

在 Kufstein 之時，陸軍中尉 Binder 以奧皇 Franz Joseph 之命來賀；彼並與余同車前往 Jamsbruck 該處太守及其僚屬與將校團等，均在站中迎候。參謀長 Pfeffer 以大公爵 Eugen 將軍之命，伴余直至 Ala。八月二十一日早晨九鐘，車到 Verona。該車主要部分，先由彼處直往 Genoa。余則偕同 Boehn, Marschall, Yorck, Rogister, Wilberg, Wallmann, 以及其他人員，另向羅馬而去。晚間八鐘即到。侍從武官 Brusati 禮官 Corsini 司令官長以及德國使館人員，均在站中迎接；只可惜 Wedel 伯爵不在場。彼之代表爲 Castel 伯爵。余乘宮車到 Quirinal 旅館，爲意王賓客。二十二日早晨先赴 Pantheon 置一花圈於 Umberto 王棺之前。然後再謁意王，敘談甚久甚深。晚上八鐘，遂到 Neapel，復得各處領袖之盛大歡迎。余乃與馬利亞同赴旅館，尙得兩點鐘之期間，獨自與伊相聚。十一鐘左右，我們同到碼頭，Sachsen 號即泊是處。但直至中夜之後，該船始準備完妥。現在遂到難爲別離之時。上帝佑我可愛可敬之妻，並使伊之心繼續安穩。上帝是我之指導者，他將贈給我們一個爲時不要太遠之歡愉，再會！余抱着上帝信心，懷着十分勇

氣，浮向海上而去，回望與我世間唯一無二愛人相別之岸上不已。

八月二十五日之報告（時在 *Sachsen* 船上）

余與意王 *Viktor Emanuel* 陛下，曾有三刻鐘之晤談。最初談及中國戰事。意王遂謂：意國之所以參預斯役者，實以意國爲世界大國之一，對於此種列強共同行動，不應自外。即或意國在華並無重大利害關係之可言，亦不應袖手旁觀。彼之遣派軍隊到華，爲數極小，蓋意國之意只在向著華人表示，到有該國軍隊而已。關於意國財政情形，亦復略爲談及。意王以爲此役所需之費，當在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 *lire*（意國幣名）談次，意王復向余表示，彼甚希望意國在華軍隊，常能團聚一處。余乃答之曰：余將盡力，無論如何不使意軍擔任驛站以及類似驛站之役。余更將使意軍常在余之附近駐紮。至於應用戰艦一事，余從當時意王談話口氣之間，以及後來余與該國外交大臣晤談之下，似乎除了大沽方面掩護陸軍登岸外，並無一種確實計畫。因此，余對於此事，便未詳細商討。而且深恐意王陷於難於回答之境，所以關於意國海軍提督（譯者按：其時意國海軍提督爲 *E. Candiani*）是否得有訓令參加列強海軍共同行動之問題，亦復未曾提出。但就余所得印象而論，似乎可以辦到。意國海軍提督特與德國海軍提督接近，或者甚至於意國海軍置在余的指揮之下，亦如現在奧皇 *Franz Joseph* 關於奧匈海軍之所爲。（原註：按照奧國所派隨員 *Wojcik* 隊長之報告。該隊長現居船上。）

意王對於李鴻章分向各國單獨交涉，破壞列強共同行動之謀，亦復甚爲明瞭。意王及其外交大臣，對於此位中國顯爵，（譯者按：係指李鴻章而言。）均甚懷疑；余於兩人神色言詞中見之……

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來電（該電係八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接到）

自君旅行以後，中國方面之軍事情形如下：

北京已被佔領。聯軍各司令擬將北京置於軍事管理之下。皇室業已逃走。艦長 Pohl 帶領二百七十三名登陸水兵，已到北京。艦長 Hecht 隨着趕去。Hoefner 將軍已令海軍兩營登陸。其第一營已由 Madai 帶往北京，現已經過一半以上之途程。Hoefner 自己跟着前進，已有兩日在途。鐵甲戰艦大約八日左右即可到吳淞，將與彼處巡洋戰艦之長官接洽調用之事。揚子江流域方面，現正在釀酵之際。廈門及其附近，發生暴動，教士被打，日本廟子被毀。日本在廈門已令軍隊登陸。滿洲方面，尚繼續與俄戰爭。在政治方面，俄國願與李鴻章議和之希望，現已表露於外。但此事因各處尚在繼續戰爭，恐一時不能成爲事實。據各種消息，中國軍隊沿運河而上，壓迫天津到大沽及天津到北京兩綫。李鴻章曾向各國提出願任議和調停之人。中國政府亦以彼任議和大使一職，向各國紹薦。余已拒絕李鴻章，並將此意向中國駐德公使（譯者按：中國公使係呂海寰）及中國政府言之。因爲俄國既已佔領滿洲，我們尚有他種軍事任務亟須實行，故也。據我所知，除俄國外，他國政府尚無接受李鴻章之請求者。

余與（英國）皇子 Von Wales，及（英國駐德大使）Lascelles，曾在 Wilhelms höhe 宮內晤談；對於拒絕李鴻章之事，以及揚子江流域政策，已得其諒解。揚子江流域對於各國，應該門戶開放；各國得自由保護其僑民；對於佔有菲律賓根據地及希圖直向中國海面擴張特別勢力之美國，在揚子江流域方面，不應許以特別權利。皇子 Von Wales 及 Lascelles 甚望英國將李鴻章拘執，以作人質。關於我們此次之談

話，已由 Lascelles 報告索爾茲巴（Lord Salisbury）並請彼（指 Lord Salisbury）對於上所建議各點，發一共同宣言。（譯者按：此段爲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所訂「揚子江條約」之前史，閱者注意。）

除了俄國，其利益範圍僅限於滿洲與中國北部，而且在華亦無商業或商人須其保護，因與吾人行動不免異趣外，其餘各國目的可與吾國一致者，則爲各國均不希望過於急速議和。恰與吾人主張先行平定亂事，恢復國內秩序，承認一個新組政府，要求保證將來一切者，完全相同。即在俄國雖有希望和議之心，（此事與俄國金錢恐慌亦有關係。）但因中國暴徒續向北方開來，恐俄國此種和議希望，亦非立時可以實現。俄國預備輸往東亞之軍隊，現尙滯留於 Odessa 地方者，據最近消息，又已開始動員。

威廉

八月二十六日之報告（時在 Sachsen 船中）

皇上陛下余與（俄國）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之談話，不敢遺漏弗報。

該皇子云：『此次對於中國開戰，我們甚感不便。我們希望西比利亞鐵路之建築，不爲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滿洲將如已熟之菓，落在我們手中。中國方面情形，因北京之佔領，誠然大爲變遷；但其前途如何，尙不可以預測。現在第一步決定，先將砲兵兩旅停止動員。使我們最爲憂慮者，厥爲日本。我們相信日本現正預備派遣兩萬軍隊，前赴高麗南部。我們亦將因此在高麗北部，集合第三西比利亞軍團。我們自己決無併吞高麗之心，但對於日本之佔據該地，則萬不能忍。現在我們對於此次戰事費用，再加下一部分，因鐵路建築被阻所受之間接損失，其數業已達到二萬萬之巨，頗使我們大受影響。尤其令我們懷疑者，究竟中國是否具有此

項能力，賠償參戰各國費用。吾皇對於此次事件，只與 Lamsdorf 伯爵，以及維特 (Witte) 庫洛巴特金兩位大臣，親自討論。關於吾皇之意見，余未完全得知；但有一事可以見告者，即余辭職之時，吾皇曾謂余之指揮職務，至多四個月內可以完竣云云。」

在余船上，皇子 Engalitschev 曾設法與余之各軍官開談，故意牽入政治問題。但該皇子却未能因此僥倖，有所獲得。蓋余對各軍官曾有訓令，對待一切外國軍官，均宜特別周到；但一談及政治問題，則應設法避免。當皇子 Engalitschev 向余言曰：「貴國皇帝當有佔據山東以至運河之意。」余答之曰：「關於此種問題，余未得有訓令。」

九月十八日之報告（時在香港）

皇上陛下，當余行抵香港以後，余之行程首段，業已告終；不敢遺忘，詳報一切……

余在此處（指香港）得一印象，即英俄兩國在直隸方面，甚為齟齬。頗希望余從速早到該地。因此余在上海之勾留，僅以接洽吾國公使及該處高級軍官所需要之時間為限；隨即趕向大沽而去……

九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皇帝來電（係九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接到）

關於閣下之行動方針，余有所告諭如下：

中國政治局面，現以兩事為轉移。其一，係俄國方面所條陳之撤退駐華軍隊。其二，則為余向列強建議，在中國未交出北京禍首處以相當刑罰以前，決不與之開始談判。俄國撤兵條陳，僅可看着法國方面贊成；但法國亦非出自心甘情願。至於英國政府則已拒絕俄國之請，正與余同，只是較余更為嚴厲一點。日本方面僅願

將其可以省減之兵額暫時撤退。美國政府則以爲如果俄國堅持其議，美國當不加反對；惟此事悉聽美國駐華司令自由處置。余之聯盟國奧匈及意大利，則贊成余之建議。俄國方面，現正努力約同法國，將其撤兵條陳，特別設法掩飾，一若並非與余爲難者。此外又許以兩旅軍隊，在津敬候閣下指揮。余甚願余之軍隊，如爲軍事環境所許，宜駐在北京。反之，對於余之公使偕同其他列強公使離開京師暫往天津一事，余可不持異議。余主張以懲辦禍魁爲開始談判之先決條件，其論點之合於邏輯，殊非列強所能反對。此外中國議和公使必須具有全權證書，方能與之開始談判。余已命令海軍提督（譯者按：該提督之名爲 Bendemann）對於總督李鴻章之前往天津北京一事，如英俄海軍提督主張允准放行，則我們亦不必特持異議。反之，如英俄不允准，則我們宜立於不利李鴻章之方面。

據余所得消息，並天津北京之間，亦未嘗達於安寧之境，更何論其餘中國各地。我們軍事責任，現在尚未完竣；中國現尚未省悟對於外人所應負之義務；該國大臣猶日日欲用其神拳魔術。

今日君之責任，宜用麾下所屬列強兵力，制止中國一切繼續反抗行動，勒令中國承認各種贖罪條件，然後始能着手外交談判；使中國對於外人之關係，得一滿意之解決。余之宗旨，始終未變；只求中國恢復秩序，立於一種具有充分強力的本國政府之下，允許外人得着和平文化工作之穩確機會。因此君宜速到大沽，卽由該處行使一切軍事手段。余之駐華公使（譯者按：該公使之名爲穆默 Mum V. Schwarzenstein）已得余之命令，前往天津，告君一切政治現狀。

九月二十五日之報告（時在 Hertha 巡洋艦上）

在香港之時，余受英國總督 Sir H. A. Blake 及英國軍事機關（海軍方面係由司令 Powell 代表，陸軍方面係由將軍 Gascoigne 代表。）之竭誠招待。余赴英國總督早餐之宴，因得與之久談。余覺得該總督以及余截至今日曾經晤過之一切英國軍官，對於俄國皆極爲仇視。該總督係一位深悉中國情形之人，並因隣近廣州之故，常與李鴻章來往。彼以爲李鴻章實係今日中國大臣中唯一堪膺議和使命之人。又該總督之僚屬人員，均謂李鴻章在滿洲方面有田甚多，所以對於俄國，遇事特別顧忌。

當余在 Hertha 艦樹立帥旗以後，從此正式就任陛下東亞海陸軍隊總司令一職。余於午後啓程前往吳淞；Saclan 輪船亦即隨後跟來。余於本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一點三十分鐘，安抵吳淞海灣，受該處所泊許多戰艦之優禮歡迎……

余相信現在聚泊吳淞上海之多數兵艦，以及各國陸軍五千左右，必能使長江流域，一直上至漢口，鎮靜安定無疑。余並相信管轄該地之兩位（中國）總督，頗欲壓制民衆暴動之舉。據現在所知該兩總督曾因此殺却許多暴動分子，但吾人對之，亦不能完全信任；蓋中國大臣實無一可以信任者；彼輩始終只向有利一方行去而已。長期駐紮海陸重兵於上海內外，甚感必要；即或因英國之故，組成一種含有國際性質的，亦無不可。余與陛下公使及 Knappe 總領事對於此事之意見，完全一致。

現在泊於大沽海灣之陛下兵艦 Wörth, Hansa, Furst Bismarck, 三隻，已在望中。余此行第一目的地點，即將達到。